

# 出獄8個月又被羈押，判決書「筆誤」了？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的烏拉特前旗突然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一位名叫衛明栓的男子曾被判刑四年，因為判決書服刑日期出現差錯，少服刑一年出獄，在出獄8個多月後，於近日又被羈押，被要求再服滿少服的刑期。

「這種錯誤十分罕見。」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訴。這一事件被媒體曝光，輿論嘩然。

11月1日，當事法院烏拉特前旗法院發佈情況通報稱，報道所述判決書刑期起止時間書寫錯誤，造成當事人實際服刑期未滿提前釋放，情況屬實；法院第一時間啟動糾錯程序，已依法作出刑事裁定書補正，並將當事人收監，執行剩餘一年刑期；法院按照相關規定，分別給予案件承辦人記大過處分，對分管領導、庭長予以責令檢查。

## 重新被羈押

10月12日，妻子席美連突然發現衛明栓「失蹤」了。

他們夫婦有兩個孩子，女兒31歲，嫁到了包頭，兒子14歲，在包頭讀初三。席美連回憶，10月11日晚，因為兒子在學校裡遇到一些事情，衛明栓表示會去學校裡看看，但是10月12日這天，兒子沒能等到衛明栓，席美連多次撥打衛明栓的電話，都沒人接聽。

衛明栓生於1969年，是烏拉特前旗烏拉山鎮人，2022年7月因犯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獲刑四年。他在2024年1月19日出獄。出獄後，衛明栓先是給人送玻璃，後來又在烏拉特前旗黑柳子工業園找到一份澆樹的工作，平時住在工業園簡易板房裡。

發現聯繫不到丈夫，10月13日，席美連和女兒本想一起去工業園找人。席美連回憶，她之前只去過一次丈夫打工的地方，不太記得路，就決定先報警。到了屬地派出所，剛報完警，她就接到烏拉特前旗看守所打來的電話，看守所工作人員告訴她，衛明栓被關押在看守所，「好像是因犯敲詐勒索罪」。席美連很意外：「他不是已經坐完（監獄）了嗎？」看守所工作人員表示不清楚，只是說他們是根據法院出具的手續關押的。看守所工作人員還告訴席美連，衛明栓讓他揹句話，自己的手機裡有點錢，現在手機放在烏拉特前旗法院法官尚紅霞處。

尚紅霞是2022年衛明栓被判刑時的審判長，現任烏拉特前旗法院刑庭庭長。席美連從法院找到了尚紅霞的電話號碼。在通話中，席美連問尚紅霞：「我不明白為什麼把他放出來，又抓回去了。」尚紅霞說：「因為執行日期寫錯了，他是在2021年1月20日才被羈押入所的，寫成2020年1月20日了。」

在這次通話中，尚紅霞說，衛明栓已經服了三年刑，「從昨天開始算，他再服一年刑就行」。

據瞭解，烏拉特前旗法院於2022年7月11日作出「（2021）內0823刑初119號」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長24頁，衛明栓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犯虛假訴訟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

判決書註明：「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



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月20日起至2024年1月19日止。」

同樣，據該判決書，因涉嫌犯虛假訴訟罪，衛明栓被烏拉特前旗公安局刑事拘留的日期，則是2021年1月20日。

## 一審判決

衛明栓犯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一案，與衛家的土地被徵收相關。

2021年7月23日，烏拉特前旗檢察院指控衛明栓犯詐騙、敲詐勒索、虛假訴訟三宗罪，向烏拉特前旗法院提起公訴。

據瞭解，公訴機關認為，2010年4月，巴彥淖爾市融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融信房地產公司」）以每平方米200元的價格徵收了衛明栓及母親、兩位兄長位於烏拉特前旗西山咀鎮西坨梁的一塊2286.04平方米的農地，衛明栓代表家人與融信房地產公司簽訂了《徵收土地補償協議》及《保證書》，並取得了補償款。2014年2月，衛明栓在明知不存在補償差價一事的情況下，以自己及母親、兩位兄長的名義向烏拉特前旗法院提起訴訟，訴請融信房地產公司履行承諾，按照每平方米300元的價格補償2286.04平方米的土地差價685812元。

在訴訟過程中，衛明栓在明知承諾書可能為虛假的情況下，向法院提供了由融信房地產公司股東郝軍（另案處理）給予的未經融信房地產公司授權且同意的加蓋有融信房地產公司印章的承諾書，該承諾書內容為：「我公司徵收西坨梁衛明栓全家土地2286.04平方米，每平方米200元，如今後一年半內土地漲價，我公司再給衛明栓補差價。」

2014年7月，烏拉特前旗法院駁回衛明栓等人的訴訟請求。在一審裁定作出後，衛

明栓等人上訴至巴彥淖爾市中院。巴彥淖爾市中院受理後，由法官陳志杰擔任審判長，李秀娥、郝勇（另案處理）擔任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審理此案。在案件審理期間，衛明栓準備了15萬元，與他的朋友李付軍（另案處理）一同到五原縣將這15萬元送給了郝勇，郝勇又將其中的2萬元送給了陳志杰、3萬元送給了李秀娥，幾日後李秀娥將3萬元退還給郝勇。經巴彥淖爾市中院承辦人對衛明栓上訴案件進行調解後，雙方達成調解協議，由融信房地產公司向衛明栓支付補償款457298元，後衛明栓撤訴。

在衛明栓與李付軍向法官郝勇行賄過程中，衛明栓暗自用錄音筆將行賄過程錄音，後將錄音筆交給郝軍準備用於要回行賄款。在衛明栓獲得融信房地產公司支付的457298元後，由郝軍出面找到李付軍，讓其聽了錄音筆內容，威脅如不要回行賄款就舉報李付軍。隨後李付軍向郝勇打電話告知被威脅一事，幾日後李付軍將郝勇退還的15萬元轉到衛明栓的賬戶上。

在將15萬元轉到衛明栓銀行賬戶後，李付軍通過朋友王會平向郝軍索要錄音筆，郝軍拿出錄音筆讓王會平聽了一段錄音內容後將錄音刪除。在取得15萬元後，郝軍分得8萬元，衛明栓分得6萬元，給王會平1萬元。

2019年7月，衛明栓在明知其父母已將其與父母及兄長共同所有的位於原西山咀鎮政府西牆外的土地賣予他人，並且融信房地產公司已進行徵收並補償的前提下，還以其兄衛金栓的名義書寫民事起訴狀，以融信房地產公司作為被告，起訴至烏拉特前旗法院，請求判令被告給付土地補償款666700元。烏拉特前旗法院於2020年5月作出裁定：駁回衛金栓的起訴。

2020年6月，衛明栓又以原西山咀鎮政府西牆外的土地被徵收為由，以其與其兄衛金栓的名義書寫民事起訴狀，以融信房地產公司作為被告，起訴至烏拉特前旗法院，請求判令被告立即歸還被其侵佔的土地，後衛氏兄弟的起訴被駁回。

2022年7月11日，烏拉特前旗法院作出判決，衛明栓犯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公訴機關指控的關於詐騙罪的犯罪事實則證據不足，未予支持。

一審判決後，衛明栓沒有上訴。

## 當事人早知情

衛明栓的家人告訴，判決結果下來後，因為新冠疫情，直到2023年1月18日衛明栓才被送進包頭監獄服刑。瞭解到，在烏拉特前旗看守所羈押期間，看守所就有人知道了衛明栓判決書出錯的事。

一位曾經和衛明栓同期關押在烏拉特前旗看守所的知情人告訴，在看守所期間，衛明栓曾和一位姓趙的「同倉」打架，這位趙姓「同倉」曾把衛明栓判決書出錯的事向駐看守所檢察官舉報。11月3日，記者致電該檢察官，該檢察官以「聽不清電話」為由掛斷。

知情人告訴，還有人曾就衛明栓被提前一年釋放一事向烏拉特前旗紀委監委舉報。該人士分析，衛明栓之所以會被重新羈押，可能和舉報相關。

據多位知情人介紹，在拿到判決書後，衛明栓本人即已知曉出現了錯誤。據他本人在釋放後講，在包頭監獄服刑期間，他曾把判決書交由獄方保管，等釋放前再拿到判決書時，他發現註明了服刑起止日的判決書最後一頁不見了。衛明栓出獄後，曾就此事諮詢一位曾和他同期關押在看守所的前律師，在該前律師的建議下，衛明栓後來到烏拉特前旗法院檔案室又調得了完整的判決書。採訪期間，記者多次致電包頭監獄監獄長，其均未接聽。

衛明栓提前一年出獄，對於此事，他低調以對。曾和衛明栓同期關押在看守所的一位人士在衛出獄後不久曾接到衛的電話，這位人士當時有些意外，問衛怎麼出來了，衛明栓說他是保外就醫。

衛明栓在看守所關押期間的另一位「同倉」回憶，衛明栓被釋放後，有一次他們見面，「他也跟我說，判了四年坐了三年，我說這事你也注意了，錯了一年，將來別再把你收監」。

衛明栓重被羈押一事被媒體曝光後，立即在烏拉特前旗掀起風波。

知情人告訴，10月30日下午，烏拉特前旗法院正在開大會，院長接到一個電話，立即宣佈散會。「他是要去處置衛明栓被重新羈押這件事被曝光的情況。」該人士說。

在烏拉特前旗採訪期間，一些當事人對此事諱莫如深：多次撥打當事法官尚紅霞的電話，其一直未接聽；衛明栓當年的辯護人是在烏拉特前旗執業的一位律師，他也一直未接電話。

家加盟店在營；截至2024年9月，加盟店數量漲至353家，僅為門店總數的兩成左右。

相較而言，喜茶則靠著開放加盟真正實現了規模化。2022年11月喜茶開放加盟時，門店數尚不足900家。然而到2023年底的時候，喜茶門店數已突破3200家，其中事業合夥門店超2300家，占總規模的比重超過7成，而到了今年7月1日，喜茶門店數更是達到4000家。

「被動開放加盟」的傲慢還體現在奈雪的茶加盟門檻上。2024年之前，奈雪的茶加盟費用為98萬元，其中包含品牌合作費、開業綜合服務費、培訓費、保證金、設備及道具、裝修費和首次配貨費用。2024年2月雖然降至58萬元，但根據奈雪的茶合作要求，單店合作需有80萬以上的資金證明。

## 新式茶飲第一股 半年虧四億

奈雪的茶又虧了。

2023年才剛剛實現扭虧為盈的奈雪的茶，2024年又陷入了危機，上半年虧損達到了4.38億元，自2018年以來累計虧損達到了13.4億元。

2021年上市之初，奈雪的茶頂著「奶茶第一股」的光環，市值高達323.5億港元，而今市值持續徘徊在25億港元上下，比起上市之時已蒸發超過九成。

而2024年才上市的「奶茶第二股」茶百道，截至目前市值依然超過140億港元，遠高於大哥奈雪的茶。

眼睜著奶茶新秀們如火如荼，老大哥奈雪的茶為何掉隊了？

## 從巨虧，到淨減

從「虧」到「巨虧」，是奈雪的茶從2018年至今走過的歷程。

在上市前提交的招股書中，奈雪的茶披露了2018年伊始的財務數據，2018年虧損6973萬元，2019年虧損3968萬元，2020年虧損擴大至2.03億元。

上市前就沒能實現盈利，上市後業績單更遜一籌，2021年奈雪的茶虧損收窄至1.45億元，但2022年虧損再次擴大至4.61億元。唯獨2023年盈利0.21億元，這是有記錄以來奈雪的茶首次盈利。

就在扭虧為盈的喜悅過去沒多久，奈雪的茶就再次陷入了虧損之中，2024年上半年虧損就達到了4.38億元，已經接近了2022全年的虧損。

在中國特許經營領域專家李維華看來，奈雪的茶虧損勢頭並未減弱，所謂2023年短暫的「扭虧為盈」，相較奈雪的茶52億元的營收，這點兒「盈利」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其中也有一些限定的原因。

2023年的變化源於多項調整，比如「降本增效」中的原材料成本持續降低、人力資

源效率及租約議價能力顯著提升等。但其財報特意提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開放了加盟業務。

加盟對品牌的業績而言幾乎是「只賺不賠」的買賣，這也是盈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盟的業務被奈雪的茶放在了「其他」收入之中，財報顯示，「其他」一項的收入從2.2億元漲至4.1億元，占比也從5.2%躍升到了8%。

從「虧」到「巨虧」是公司業績層面的表現，但是對於普通消費者而言，門店規模則是最直觀的感受——奈雪的茶正在閉店。

家住在北京西三環的自由撰稿人慶慶對此深有體會，外出寫作的時候，奈雪的茶曾經是她最好的選擇，相較那些販賣第三空間的咖啡館，奈雪的茶空間大且價格低，最低9塊9一杯咖啡就能待大半天，還沒人搶桌子及電源插頭。

慶慶當時就思考過，這門店究竟能不能賺錢，有時候為了略表支持，她還大方地再買一到兩杯咖啡，三杯加在一起的價格才相當於隔壁一杯COSTA或星巴克的價格。

果然，這家被慶慶質疑能否賺錢的奈雪的茶，於2024年9月閉店，與它同月閉店的還有一眾一線及新一線城市購物中心的奈雪的茶門店，比如北京朝外大街世貿天階店、廣州東方寶泰廣場店、上海徐東新世界百貨店等。這些門店有不少都是5年以上的老店。

根據奈雪的茶2024年第三季度運營情況說明，三季度新開23家直營店，關停89家直營店，直營店淨減66家。另據窄門餐眼的數據統計，從2020年至2023年，奈雪的茶年閉店量都穩定在50家以下，但截至目前，2024年已關停157家門店。

雖然閉店閉店是現制茶飲行業的常態，但僅就2024年第三季度的數據，奈雪的茶新開店大多集中在二線及以下城市，如廣西、

貴州、雲南的城市，而閉店的門店則集中在一線及新一線城市。

截至2024年11月，奈雪的茶門店總數為1926家，位列所有現制茶飲連鎖品牌的第13位，不足喜茶的一半，僅有蜜雪冰城的6%。

從一度被看好的「第一股」「老大哥」，到如今虧損、閉店以及越來越少被人提及，奈雪的茶究竟走錯了哪一步？

## 奈雪的茶走錯了哪一步？

在凌雁諮詢管理首席諮詢師林岳看來，奈雪的茶問題的癥結在於放開加盟時機太晚，錯過了最大的風口。

走高端路線的喜茶、奈雪的茶，此前都是一步一個腳印的「直營」模式，但喜茶於2022年年底率先放開加盟，而奈雪的茶於2023年7月才放開加盟，比喜茶足足晚了9個月的時間。

直營還是加盟，在模式上並沒有對錯之分。資深餐飲投資人、現制茶飲加盟專家穆亦晨接受有意思報告採訪時表示，現階段現制茶飲的發展已經由加盟驅動，加盟帶來規模，規模帶來利潤，利潤反哺品牌的聲量，然後再吸引更多新的加盟商入局，這是一條已經走通的成熟路徑。

那些後起之秀們幾乎都是得益於加盟的驅動，比如現已有超過5000家門店的霸王茶姬，以及2020年才誕生的奔向千店規模的爺爺不泡茶、茉莉奶白等。

在李維華看來，開放加盟也分主動開放還是被動開放，主動開放加盟意味著要為加盟店的商業模式著想，用跑通了的模式去複製，而奈雪的茶更像是被動加盟，發現自己規模出現問題之後不得不放低自己的身段，這並不符合現階段加盟的規律。

的確，開放加盟已超過一年之久，但加盟的進度不佳；財報顯示，截至2024年2月，有200家加盟店開業；截至2024年6月，有297

## 錢昆歐遊打油詩 上特勞恩 1

上特勞恩正西面，  
哈斯塔特聲震天。  
熱門景點旁小鎮，  
鎮民安享日月光。

